

孟子

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孫奭疏

趙氏注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善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

微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疏

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

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麤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

求心爲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政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人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待也得人弃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之小人事也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爲仁不至不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己不仁之甚終爲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莫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二十章言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人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告子者姓至篇題。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疑爲告子姓告名不害以浩生爲字趙注又云浩生姓名不害又爲二人其佗經傳未詳甚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故以題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

義猶以杞柳爲桮棬

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

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杞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而以為栝樅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栝樅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樅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樅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為栝樅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此栝樅

率天下之

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曰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

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

疏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必子之言夫蓋嘆辭也

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栝樅告子言

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栝樅也以人之性為其仁義之道若

以杞柳之木為之栝樅也杞枸杞也柳少楊也栝素樸也樅

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其杞柳可以樣而作樅也孟子曰子

能順杞柳之性為栝樅乎至必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

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栝樅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

然後為之栝樅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栝樅是亦

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天下之之人而殘

之

禍仁義之道者是亦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梧椹以杞柳爲之也○注杞柳杞柳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梧蠶也椹屈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臺文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

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

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

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

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

疏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

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爲君子隨曲折爲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縈迴之水也湍圍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爲善爲不善也如縈迴之西方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爲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慾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注湍者圜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令謂縈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

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以為

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然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

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

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歟孟子見告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如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歟故以此三者問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曰然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狗之

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爲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麤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

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

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是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

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

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而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

義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
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爲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

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

也

告子曰愛從已則已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

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

炙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炙同美

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

疏

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曰此章言事

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

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爲內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爲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

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爲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爲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

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爲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又闢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我而義自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爲有義乎長之者爲有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爲悅者也愛主人故謂仁爲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爲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爲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排之曰好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爲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爲悅

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實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

為義外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公都子曰

當敬兄也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

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公都子不能荅以告

孟子公都子無以荅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

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

荅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

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

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疏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

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猶若告子以爲義外故問孟子弟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爲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荅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爲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之人有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

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
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
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子不能荅以
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荅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
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謂公都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
彼季子將曰敬叔父則問之曰弟爲主則誰敬彼季子將曰
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
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
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
季子聞之至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
則敬之敬已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外非由內
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至亦在外也公都子由孟子教之
以此乃曉其理故自又以冬夏所飲比喻而曉季子之惑也
言冬寒之日則飲湯夏熱之日則飲水如是則飲食亦有在
外者也蓋謂湯水雖異名然得其寒熱而飲之者在我之中
心然也猶敬叔父敬弟雖有異然而能敬之者在我而已敬
在我則敬在心而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在外乎季子即下卷
所謂季任爲

任處守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

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

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

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

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

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

然則彼之所言皆爲非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

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

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

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

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

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能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

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疏

公都子曰至懿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

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爲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爲善又可以爲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爲君而有象之傲爲臣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爲子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爲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爲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爲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其所以爲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爲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爲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已詭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爲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爲善者矣但不能盡其才而爲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常亦云爲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